

家常便饭

■涂添丁

那天,姐姐进门就跟我说,她已联系到一个老人,他就住在隔壁镇上,有十公里路程,老人家里有腌制很久的咸菜脯,她等一下就会去拿。姐姐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是欢快的,心花怒放,眉开眼笑,像是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似的。前天,母亲肚子胀气,便交代姐姐帮她找点消食的土特产给她吃。姐姐收到母亲的指令,如同接到一道圣旨,穷尽一切方法去搜寻母亲钟爱的“老菜脯”。

父亲去世后,母亲随我到城里居住。城里的居住环境是比乡下好点,但看得出来,母亲住得并不舒坦,常常是失魂落魄的,久了,便成母亲一个心结。特别是每次身体不舒服,她首先想到的不是用药,而是想到老家那些熟悉又管用的东西,母亲有时还会像风湿发作般跟我念叨,你说,要是在老家就好,像今天我这样子,只要吃点老家特有的食品或者喝点草药,身体就好了。

其实我的情况,和母亲也没有什么两样。

前段时间,因为公差,我要暂别家乡,去外地学习培训。买好了下午的机票,收拾好行李,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,无非是一些换洗的衣物,还有几本书和充电器,几种常用的药品,忙忙碌碌好一会儿,也就是收拾成一个包。

坐在沙发,百无聊赖,努力回想,还有什么没有带齐的,别忘了,想到要离家很长一段时间,心里有点怅然若失。

感觉都带齐了,也不想去做饭,习惯性地走出家门,径直前往巷道里那家常去的面线糊店,喝了两碗面线糊,真好吃,当成正餐也当成是点心,然后心满意足地去赶飞机,再无牵绊,爽爽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目的地。

我是从乡村到城市的人,城市中的一切让我觉得新奇和兴奋,然而在食物的选择上,不论我多么标榜自己是多么喜欢吃哪种菜系,但只要看到小时候吃“够”了的地瓜、花生、地瓜叶,还有各种各样的腌制品,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尝试一下。这些食物,在我心里其实也说不上喜欢,吃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解馋而已。

每次回到老家,遇有乡宴,我都会去参加,抬头低头都能看见往昔的情景,既亲切又熟悉。乡宴像是一把钥匙,它打开一层,让我想到少年时,曾经渴望参加的宴会,曾经馋涎欲滴的食物,现在已变得可有可无,当我把食物从容放进嘴巴,心中泛起的饥饿记忆会像泉水般从心中涌动而出,一帧帧儿时的画面不停地在眼前闪现。乡宴还能打开另一层,有时它能让我出其不意地享用到儿时的食物,那种慰藉感,那种满足感,绝非其他餐食所能够比拟的。

其实母亲感觉病了,大概不是真病了,估计是想老家、想父亲了,老菜脯是慰藉她的美味。而我对面线糊情有独钟,源于我是喝着面线糊长大的。在我和母亲看来,也许,这些家常便饭便是乡愁。

祖父的“糊”字诀

■黄种喆

闽南话里的“糊”,藏着两个活泛的读音。表示形容词时,裹着股风风火火的潦草气,像孩童没画完的蜡笔画,透着股不管不顾的随性;表示动词时,是糊纸壳时指尖沾着的浆糊,糊墙壁时灰刀刮过的匀实,每一下都带着实打实的妥帖。祖父“谈论师”的故事里,这个“糊”字总在时光里泛着暖光。

20世纪70年代的田埂上,小队耕种的节奏比日头爬得还急。若是收工时见畚箕裂了缝,去圩集买是奢望,等篾匠师傅现做更是要误了第二天的工。祖父不慌,攥着柴刀就往竹林走,几棵长枝竹在他手下簌簌成篾,昏黄的土油灯把他编篾的影子投在墙上,像幅流动的剪影。等天蒙蒙亮,新畚箕已候在田边,还沾着晨露。乡亲见了凑过来摸两把,念叨:“谈论叔,你这畚箕编得真糊!”他只笑笑:“破鼓救月,好歹今天能用,无影响收成。”这“糊”(形容词)里藏着工分时代的惜时如金,是把日子的急切揉进草木的急智。

祖父是个泥土匠,镇西霞庭那栋老洋楼,至今还留着他的手艺。当年他和顶湖的庚师搭伙,跟惠安来的师傅对着干似的,两队各建一边,像场暗暗较劲的比赛。惠安师傅做活讲究“规规矩矩”,祖父却凭着手感来,进度半点不输对方。后来才知,庚师特意拉上祖父,就是看中他那手“糊”紧的本事:泥灰抹得快,砖瓦嵌得实,材料“咬”得牢牢

的,妥帖得像长在一块儿。

前几年在土楼里遇见八十多岁的王老,他眼里闪着光说:“当年我学泥水匠,师傅总把秘诀藏着掖着,是你祖父心善,常把我带在身边,砌墙时教,和泥时讲,他就这么一砖一瓦地,把秘诀悄悄传了我。”这“糊”(动词)里没有拜师的规矩架子,只有把手艺当成溪水,任由它往需要的地方流的宽厚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林潭边,老榕树的气根还没垂到水面,风里都带着青涩的潮气。镇东村的双安和彭殊口岭的乡亲们盼着建座桥,祖父和庭芳领了这活。祖父身形不算高大,力气总差着几分,他有哮喘,一累就咳得胸口发紧。可垫石缝时,他倒有股巧劲:身后摸到什么就用什么,碎石片也好,干土丸也罢,随手往缝里一塞,再用灰刀轻轻敲两下,竟严丝合缝,半点不漏。桥砌起来时,模样算不上周正,拱起的弧度带着点随意的歪,却把每块石头的棱角都卡得稳稳当当。旁人都捏着把汗,说这样的桥怕是熬不过汛期。可年复一年,它就那么稳稳地站在潭上。老榕树的气根已垂到桥边,它仍守在潭上,看摩托车“突突”



(视觉中国)

驶过,听潭水拍着桥墩,把岁月哼成老调子。这“糊”里藏着泥土匠的老经验:看着盘虬潦草的,扎在土里的根却比谁都扎实;不拘小节的,心里装的都是成事的稳。

原来祖父的“糊”,从不是真的潦草。糊(形容词)的那份“随性”,是把日子的急切揉进指尖的快,是工分簿上抢出来的光阴;糊(动词)的那份“妥帖”,是把规矩的沉重化成待人的暖,是砖瓦缝里藏着的宽厚。那些旁人瞧着“不讲究”的细节,早被祖父酿成了时光里的诗——在美林潭的桥影里,在土墙房的砖瓦间,轻轻唱着闽南匠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。

育我的“叶子”

■李欣恺

母亲常说她是生我的人,而育我的是漫山的翠绿的“叶子”,也就是茶。我是茶农的孩子,也是茶叶的孩子,更是咱大自然的孩子,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依着茶叶、靠着老天,也就自自然然地对这位别样的“母亲”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情愫。

小时候的小臭孩子们都理解不了爸妈口中说的茶就是生活,只知道为了这抹绿色的“变身”我们也要参与进去而又很累。我们孩子懂得不多,我们只能参与茶的晒青,用我们那原本就脆弱的膝盖跪倒在地,把晒软的茶青捧到袋子里去,常常还会跟伙伴们相比较谁快谁慢,慢的得乖乖当怪兽。最害怕的是背上的太阳,烤得我们哇哇叫,但又想起大人们答应过的五毛冰棒又会加油干、加油捧;也是长大才懂得我们茶山里的人真的离不开茶,我们要借助这一抹绿色才能够跳出大山去看别具一格的世界。

闽南人的一天,是由茶水泡开的。天蒙蒙亮,老厝的木门“吱吱呀呀”地开了,村子里的阿公们齐刷刷摆出了茶桌,主家从茶柜里摸出了藏了大半载的炭焙铁观音,条索紧结就似河旁芦苇的细芽,粒粒分明

就像一丢黑煤铁块,凑近闻,夹杂着炭火与阳光的炙烤香,就像给神经打上了一针清醒剂,一夜的疲惫、过往的烦闷也在一刻融入茶香飘散无踪,茶壶里的热气也开始向外冒夹杂着微微显露的晨光,将山雾染成了流动的琥珀,湖蓝的天,青翠的丘,竹条林下都是伟大朴实的劳动人民。

茶叶入碗,八仙桌擦得发亮,三只小碗摆得齐整。沸水高冲,主家将壶提得越发高,一副“天鹅颈”钻入茶碗节节高升,茶叶在其中翻涌,紧实铁面的茶似乎开始变了性子,茶叶面开始舒展犹如返老还童般变得青翠欲滴,真似闽南人的办事风格,不管多么烦琐矛盾的事,也可在一泡茶中得以化针锋为麦芒。一泡洗茶,茶汤淋过杯壁,就连空气也多了些许茶韵;二泡出汤,茶杯被琥珀色的茶水拥住,主家捏起一杯递来:“少年家,来喝茶!”不待细品,茶香已充斥整个鼻腔,瞧着八仙桌上的瓜果,舌尖上的神经也在朦胧中清醒,新的一天泡开了,茶汤续上,家长里短也就伴着茶香漫开。

闽南的茶,从来都不是独饮的雅事,闽南

的婚嫁娶离不开茶,敬茶递杯才叫得出公婆,也由茶有心谈论过往;谈拢生意要“食茶”,点心配乌龙,喝透签字才能多添了几分暖意;家中孩童也会攥着自个儿的茶杯,学着大人们喝茶的动作,茶汤沾了嘴角也笑得眼眯成了月牙。茶浓话密,茶淡心静,一杯茶喝的是温情冷暖,因茶,闽南人的恩怨可解,情谊能结。这一杯茶,泡着闽南的烟火,泡着闽南的底蕴,泡着我们闽南人对生活的安稳与热望,这就是独属于我们闽南茶叶的记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